

名

山

藏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藝妙記

沈度

王紱

黃子久

戴進

夏杲

吳偉

呂紀


郭誦

徐子仁

沈度字民則華亭人父易至孝以易學授徒輯五倫詩著孝經旁訓行于世度少力學善篆隸真行八分書洪武中郡邑交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同謫者多名人率與度交岷王禮聘之屢進直言於王館都

督瞿能家爲其子弟師能入京師與度偕行旣至成  
祖方命翰林院舉士編脩楊溥以度名上擢翰林典  
籍一時翰林如解縉之真行草胡廣之行草滕用亨  
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真楊文遇之行皆知名  
當世而上獨喜縉廣若度書度書婉麗飄逸雍容矩  
度八分尤爲高古上賜度二品金織衣新製象笏纓  
度名氏塗黃金予之度弟榮與其子藻皆善書並官  
之近侍度事上盡誠被顧問必正對仁宣二朝皆被  
寵遇累官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年踰七十乞致仕  
不聽度爲人孝友貞靜不輕附貴人門所好惟載籍

法書名畫古器閒暇閉戶焚香賦詩雜列花卉奇石  
高人韻士至必具觴酌或吟或奕意度蕭然而粲爲  
人端厚謙抑好獎予後進館閣稱二沈云度卒宣宗  
遣官賜祭給驛歸喪命有司營葬孝宗善書雅好度  
書訪得其四世孫世隆授中書舍人直內閣

王紱字孟端人號友石又爲九龍山人高介絕  
俗沐黔公行金帛求畫謝絕之後忽作一幅遺其所  
厚同官轉致之曰姑以是塞黔公意毋言我爲公也  
月夜聞隣笛乘興畫幅竹訪遺之其人乃大賈喜甚  
與絨綺各二更求配幅紱却其幣手裂畫壞之紱有

詩集行世王世貞稱紱畫竹爲國朝第一

黃子久者吳人資故絕人負書而遊見學士大夫伐其技能多所凌忽遂以罪錮之後逃去爲黃冠往來吳越間教授子弟無問所業談儒墨黃老以口辨屈人其畫長於山水初學董源已乃稍變之有畫訣傳世

戴進字文進錢塘人臨摹精博而意趣包涵不以清媚自臻凡一落筆俱入神品爲本朝畫流第一宣廟善繪事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及進入京衆工妒之一日仁智殿呈畫進特以得意

之。進首幅爲秋江獨釣圖一紅袍人垂釣水次  
畫家惟傳紅色最難而進獨得古法宣廟方閱廷循  
從傍奏曰此畫佳甚恨野鄙耳宣廟叩之對曰紅品  
官服色也用以釣魚失大體矣宣廟頷之遂揮去餘  
幅不復閱放歸以窮死死後而人始重之大梁人有  
張路者學其法顧進於神鬼佛像尤多乃不足貴而  
路繪人物兼有吳偉焉進同邑方鉞學進畫已造閭  
戚惜其早卒評者謂戴門顏子其後復有仁和沈仕  
善花卉山水稱名品仕刑部侍郎銳之子疎放不治  
生能詩

夏杲字仲昭崑山人以進士自中書舍人累進太常寺卿直內閣詩文書法皆臻妙境畫竹石師王紱至遠夷亦購之杲兄曷字孟暘亦善書畫畫師高房山洪武末爲永寧丞謫戍雲南永樂中仲昭簡入中書科習字上臨閱稱善仲昭頓首謝因言臣兄曷亦能書召試稱旨命與杲同爲中書舍人時稱大小中書又杲同時有孫太守從吉從吉善畫梅花遠夷購從吉梅花亦如購竹於杲也後來得杲法者有朱端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少孤貧善趙子甲一日與趙甲出遇一道士目異之與之期東門大石上兩反皆後

三期乃得道士刺石出泉飲之曰二君去此技當名  
天下遂別不復見偉後學畫專十二科山水人物蒼  
勁入神品名藉甚公卿間憲宗召授錦衣衛鎮撫侍  
詔仁智殿偉好劇飲命妓值其飲或經旬不飯人欲  
得偉畫者則載酒攜妓往一日被詔正醉中官扶掖  
入踉蹌行殿中上命作松泉圖偉跪翻墨汁信手塗  
成上歎曰真僊筆也偉慙直有氣岸非其人雖篤請  
不應卽素昵一言不合輒投硯起其出入掖庭奴視  
中貴人求畫又多不與於是中貴人數短之居無何  
放歸南都孝宗登極復召見便殿命畫稱旨授錦衣



百戶賜印章曰畫狀元偉思還楚蒙恩祭掃武昌數月還次采石有旨趣回京賜第西街逾二年稱疾歸居金陵秦淮上武宗卽位復使使召之未就道中酒死而趙甲者塑神鬼像甚靈異著名楚中蓋當刺泉時偉先掬爲多趙飲少矣

呂紀鄞人專攻翎毛間作山水人物屬志漢唐以來名筆兼集衆長弘治中應例入御用監益造精詣凡草木花鳥生意流動泉石波景點染烟潤有造化之妙孝宗朝傳奉陞至錦衣衛指揮應詔承制多立意進規雖涉杜撰而所存有在孝宗嘗稱之曰工執藝

事以諫呂紀有之與紀同時者有邊景昭花果翎毛亦精神刻肖人以邊呂並傳景昭浙西人而廣東有林良者亦以善畫花果翎毛官錦衣指揮

郭詡泰和人也自號清狂少從事學官弟子業稍試粲然忽置冊歎曰循咫尺之諷誦市榮當世何以務浩觀立極藝遂瑰瑋之思著周流之跡乎遂去而體極其能于畫遍歷名山曰豈必譜也畫在是矣於是手模成畫畫已題詩詩題不盡又肆爲畫畫不盡又盡于詩同時江夏吳偉北海杜堇姑蘇沈周俱以畫

名

堇字懼男絕意仕進肆力今古詩文皆有法度尤善繪事山水人物咸臻妙境莫不延頸

願交天下競傳清狂畫購之百金有貴人欲多得詔  
畫詔瞠目數屋梁不對盤金固索輒踉蹌狂趨叫暴  
跳號去弘治中徵天下善畫者被推擇應詔京師達  
官長者各誠舍長清狂至無畱門詔雖難酒驩其人  
竟酒至醉醉輒呼紙揮灑不望酬值也寧康王荆和  
王好術學致賓客詔見王紋縠深衣鈎旁綴續紕繫  
靛青條垂兩綬如緌冠青絹冠冠左右有纒綠其下  
似側注步搖鞵足營首絲履杖班竹杖王望見之  
奉百金爲飲食具輒散與昆弟交友及當意之人閒  
學少年爲蹋鞠鬪奕走馬秦猿之戲寧王宸濠召與

語輒辭謝之故露拙業托微罪行念都御史王守仁  
智權足解脫已往依之獻畫題詩以見志守仁悟與  
之符牒令辟耳目他游遂間道走武昌至則通訊率  
父貴俠者乃候虛無人時僱弱船絕跡入德安宸濠  
反其黨言郭詡慷慨可借軀得詡勝一敵國矣宸濠  
使人賁書幣約詒以好語入見如逗梗鎖殺之其人  
跡至武昌不得守仁歎曰鴻鵠橫絕非斯人耶而其  
時燕人有葉元靜者被庶人服亦能貴其藝其遁跡  
類詡

徐子仁南京人年十四補弟子員任放不諧竟遭黜

落繇是博極群書究作者之情自前元趙孟頫亡書學遂微篆法尤多失正至周伯溫始復振之本朝李東陽遠續其緒子仁以其超穎之姿躬詣堂室蚤尚雄麗晚益樸古拔俗綽登神品餘若真行皆入精妙碑板書師顏柳楷法題榜大書師本朝詹孟舉竝絕海內日本使臣得者什襲爲珍武宗南巡近侍上其詞翰召見行宮兩幸其宅子仁故長髯武宗手剪之以爲拂子因自號髯僊築快園于城東委曲幽清名木什卉四時不絕善製小令能自度曲棋酒之次常命伶童侍女傳其新聲與子仁同時者金陵人又有

謝子象亦爲諸生久不遂棄之去自號野全子子象  
亦美鬚髯行九人號髯九翁子象器局雋朗才情綺  
麗對客高談如倒囊櫝或酒酣引紙命辭常屈一坐  
兄弟四人各善詩畫風流清邁時擬謝廷諸郎有子  
少南嘉靖間以御史改翰林司直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貨殖記

太史公傳貨殖謂本富爲上得非勤力治田畝躬行  
孝弟篤於仁義者耶高帝初定天下徵江南諸郡民  
稱大家者悉赴闕既至造於廷親訓諭之凡天地陰  
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紀綱法度賦役供給風俗政  
治得失之故諄諄累數千言恐其遺忘刻書摹本分  
賜之又召天下富人以實京師立稅戶人材之科付  
之事位以寓既富方穀之意維時吳人沈秀富爲江

南最帝惡其力侔人主恥其聚寶盆瘞之城門之下  
以絕怪詭謫之邊郡風警天下無得如古人閭巷布  
衣豪俠義行擬諸侯王者矣若武進人倪瓚崑山人  
顧仲英皆以猗頓之資游意東晉之習竝坐見法此  
則惡輕浮逃虛之士不足與共興教化者也余覽傳  
記得富者數人倣太史公作貨殖傳而爲之而指歸

則異焉

沈秀嘗行水畔見群螺擁一盆浮出往取之投金銀其中日有生長名聚寶盆帝策南京

城門一門

濱水不就取寶盆瘞其下而遂就

倪瓚

字元鎮

自號雲林溪倪寬之後也世居無錫縣橋梅

里之祗陀

買園建閣清閑幽絕以貨雄於鄉至瓚利

唐豪習

沉酣經史多蓄書法作畫尋鼎名琴性有潔

癖園中竹樹

花卉晨起必課奚監拂慈荷刺眼每雨

止風収杖履

逍遙詠歌自娛賓友時至笑語留連竟



日終夜好客之名聞於天下。增為詩蕭散冲淡時見  
氣節作畫簡雅神致遂入逸品。其初尚率子弟營生  
產業作以其餘財行仁義晚盡棄散黃冠野服浮游  
湖山間每駕輕紅湖上香風遠襲人知為雲林訪至  
也顧仲英少為輕俠通賓客家於郢邑三十始折  
節讀書家故饒財益購古圖籍彝器園治臺觀藻以  
丹綠供張華侈聲樂盡妙選所交皆知名士長秋科  
庭詩歌間作才藝相若人皆慕之嘗辟召不就張士  
誠欲舉吏輒避去既而用子恩為尉魯錢塘縣男晚  
喪母甚哀毀慕佛遂髡焉洪武初與瓚皆以大家為  
張士誠  
客見法

瞿嗣興

李森

湯陰

鄭氏

丁廣

姚讓

史際

馬一龍

瞿嗣興常熟人父達仕元為小官嗣興少好射獵驅  
逐飲酒既父失官而貧嗣興折弓矢躬力穡與其妻

蘇氏孝事二親無所不至久之貧益甚嗣興曰貧亦當之奈養父母何攜家入蘇州詣富家貸錢爲小賈轉息爲生乃稍裕久之居積爲中賈又久之則大富於是致養於父母又行廣施所賑給單寡不使知也而陰行之或時有市易陽爲忘誤而增其數市人物任其口所出不與爭錙銖歲儉來依者數十人瀛大作蠲室舍居撫之人言瞿孝子富而行其德子莊有學行洪武中爲福建參政殛除奸吏太祖旌之詔書李森安溪縣富人也席先世高貲田數萬畝粟數萬鍾計山百區出木數千萬章僅千指及森之身益盡

力居積乃計歲入捐粟千斛別窖之凡親戚朋友若里中矜人娶者嫁者病者葬者火若盜者咸取給焉它有緩急隨事賑贍各極意去爲其本郡本邑作治堂治學舍無有簡便不壯大觀它諸爲橋爲道爲寺爲觀於閩中郡縣在在而是天順中以出粟賑饑被旌念鄉郡承平久卽萑葦不逞曷應卒卽復戒家僮飭兵仗習拳勇鄉落盜先後發悉擒斬之鄧茂七賊反其黨掠泉州森率敢死士掩擊之生俘酋黨百餘人招撫及奪回被虜亡筭寧陽侯陳懋等上森功授漳州巡簡

湯陰鄭氏小元村人也不析爨七世矣多田饒財男子力耕治賈女習蠶織閭外不聞也諸農賈所入皆困之有婚嫁族長主其費寸布斗粟無私者成化間歲凶其家鄭五老者出粟千斛助賑五老行賈於臨清每歸倒橐囊錢帛委地公之一家其妻子不睨也丁廣居鄧州城南率其子弟事農數年資用饒足廣兄貧廣春秋供送米麥時具酒肴詣家盡歡四時製衣必先上之兄壽既高潛命其子之湖南市美木藏之兄死悉力襄事戚同父母兄有數子析居已而窘乏過半廣一一分之粟帛足一歲用不能者復與牛

具種子爲來歲計又不能又復賙之子姓自慚忍之不告廣察知又復賙之而且怒之曰何不我告所居鄉有婚不能娶喪不能葬者令具酒食代爲請助置籍席前書所助物得與廣請者以爲榮有媿而求與者友人黃六造廣廣大喜曰故人何疎也開樽飲罷六窘食不敢言廣知之令人載糧一車貽其家有孔景者居城市貧無所營廣與謀曰吾宅艮方吉宅也君有意爲隣乎景喜過望廣卽命子婿築牆造屋旣就請景居之又慮其不能力田每歲除禾在田者若干畝與之代爲入困居十數年景卒喪葬之費一力

承之遇其妻子過於景時凡僧道來乞者必厚與之鄉之耆老見其慈仁殷懃皆來取法不善者悉感化或遠徙廣疾篤鄉人驚相告報至者數百人哀請於神明日遂愈壽七十餘而終

姚讓其先浙人洪武初以殷實徙京師占籍上元縣至讓而益務生節用富益不貲性樂施予凡貧不能葬親死無棺殮及轉徙流離者踵門告讓無不賙濟橋道渠陂井閘之屬悉爲人經理作治成化初出私財作新國子監之敝壞者其自奉蔬布家人服食資費悉有常經時有僧道乞食過門則絕之曰自不治

生誰能養汝一錢

史際深陽人生而偉貌口可容拳其先魏國公之婿  
魏國公與之貲財甚厚而史氏以大富際舉進士爲  
吏部郎游權貴人之門以家財結納之坐是失官旣  
罷居家嘉靖中東南荐饑捐穀數千石助賑而饑者  
不給也邑多渰以淮水沙漲在邑北十餘里潦溢旱  
縮不糴不陂棄爲曠土有年歲矣際度東南阿可糴  
可防者測水而疆之請於官募民興工以爲田攜老  
弱就役環堤茨焉人日給米二升錢三十文薪一束  
時米價湧甚民以半易麴菽雜食計一夫赴役可兼

食其老病不能役者二人於是役人之棲於堤者爨  
烟飯餼列舍相接翦然如處村落間始因渰之底深  
之爲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爲堤如同字有口  
然已因堤之外可田者取阜土環之爲外堤如同字  
之外圍外堤之堤深之爲北池而實其東南以通中  
池之水畚北池之土更築小堤以捍渰之暴水堤之  
內三面爲池出土高築之而作書院其中如同字之  
中有畫焉秋成興工至首夏麥熟而散所全活四千  
人墾田四千餘畝爲圩者三漵有防不壞旱得引以  
灌近渰之田又數千畝計歲入可數千石堤之隙地



蔬豆可茹榆柳可薪池中魚蟹麋羸可食因名之曰  
救荒泮際旣失官家富冠東南士窮困者咸仰之民  
無末作者悉假以金不受其子錢有折閱者更以金  
繼之後率起爲富人思報際亡所所受報不知饒於  
子錢幾倍嘉靖季江南倭起復輸米五千石助軍詔  
陞尚寶司卿復募兵二十萬衣裝資糧不仰於縣官  
爲縣官擒倭倭平論功官子爲錦衣世世

馬一龍溧陽人父性魯歷官有惠政爲雲南守坐事  
下獄使一龍之京辨奏一龍因入貲爲國子生守闕  
上書工部尚書劉麟見而奇之其秋遂發解京師是

爲嘉靖七年居二十餘年成進士年四十餘矣選翰林爲庶吉士乞歸養母無以養也吏部郎史際者一龍外家貸以百金邑有荒區久無耕人一龍用金買牛十頭備耕作一歲盡墾大熟乃作農書曰農爲治本食乃民天天畀所生人食其力力不失時則食不困知時不先終歲僕僕故知時爲上知上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棄知其所宜避其不可爲力勝天矣知不踰力雖勞無功故畜陽不極發生乃微凝陰在土其氣固嗇諸陽皆生者陽自下起發其內之一本以出於外諸陰皆死者陰自下起斂其外之散殊以

入於內陽上而不抑遂以精洩陰下而不濟亦難形  
堅是故含生者陽以陰化達生者陰以陽變察陰陽  
之故叅變化之機其知生物之功乎聖人推日星定  
四時分節候而示民以則衆知膏肓不如原濕衆知  
蕪平不如淺深常治者氣必衰再易者功必倍患因  
無備命在有茲將衰而沃之助其力也欲倍而壯焉  
收其全矣沃莫妙於滋源壯須求其固本亢而過洩  
者水奪斂而固結者火攻鎡基寸隙不立一毛鬱蒸  
所至並鍾五賊知天之時識地之宜昧其苞命亦無  
以善其後故祖氣不足母胎有虧其踵不踵胎氣不

完其胎不胎雖成必敗蓋親下之本既久去地而傷母之體豈能全天哉夫善本者斯圖末慮終者貴謀始推陳而致新氣以交併積盛脫胎而洗髓精以剝換化生達順則豐覆逆乃稿縱橫成列紀律不違密遇爲儔尺寸如范至夫害生於狼莠而法謹於芟耘故上農者治未萌其次治已萌矣夫難之法數與草齊南稷北黍天所生地所宜人所賴以養者種之良也物之良者必貴貴非賤等良畏惡朋故農家者流思其力不足以盡圖之備假諸物其始也直木而未其次也橫木而幫又其次偏木而齒曲木末而鏟鑿

木首而鋤繼之以掇終之以塗無不加以鐵焉木直  
缺堅無遺類矣華而欲實風雨不作及時將穫燥則  
多損浸則成腐當知可貴之物不產非時不安非類  
衛生固難成功不易農也而力乃能至足以遂民天  
一龍之言曰養生送死無憾先王之道理財恒足聖  
經不廢也君子不厭貧亦不棄生今野有遺蕪人不  
自力家無儲石飲食若流丐立至也旣終養十餘年  
起復爲南國子司業免官歸臥疾玉華山時時策杖  
循畝與野老田畯論農事而一龍家以大富歲冬日  
郡舉行鄉飲禮一龍集其田間年八十上下者爲耆

會會二十有四人則請講說五十年前所記一事二十四人者曰呂誥曰陳錫曰廷祿曰呂訥曰方曰京曰史儒曰陳大德曰馬漢曰呂璧曰陳邦瑞曰王廷佐曰仁曰陳時傑曰廷黼曰大誥曰暹曰馬潮曰萬民化曰陳桂曰史鞏曰詭曰陳蕙曰呂庭各爲一龍言而一龍記之誥記吾先大父致政家居賓客往來粗蔬四五品加一肉大烹矣木席團坐酌共一陶呼曰陶同知子弟身供洒掃捧壺把醖侍左右不去今士大夫家賓饗踰百物金玉美器舞姬駿兒喧雜絃管矣其子弟亦貴驕視父兄蔑如也錫記當時年長

者直呼幼人名其後漸起表字字而有號猶然士也  
今村夫屠販下逮臧獲無不美號稱尊長貴人復摘  
號一字加翁其上也廷祿記當時無紈綺之士布衣  
衫褲赤足芒鞋非別久相見者拱手不拜今帷裳大  
袖不絲帛不衣不金線不巾不雲頭不履雖家庭骨  
肉揖數十兒拜數十叩矣訥記當時人皆食力市廛  
之民布在田野婦織男耕兒女輩亦攜竹筐拾路遺  
挑野菜而今人皆食人田野之民聚在市廛奔競無  
賴張拳鼓舌詭遇博貨誚胼胝爲愚矣方記當時親  
隣和睦一家有客各攜肴酒不待招而至所言田場

稼穡商榷早晚兒女婚姻鷄豚萃碩而已今比族忌  
嫉富貴貧賤上下欺害聚爲貨媒散爲禍仇黨同腹  
心殊方陌路動向官府乾沒矣京記當時師事繆先  
生者其尊人乃侍御史以論權貴蔣琮獲罪卒後田  
廬蕭然無中人以下之產今寧有也儒記吾先大父  
嘗貸與石姓者金四十旣償暴死子復來償大父與  
之飲食而反之子曰父死恐負不敢復貸矣大父曰  
尊公已償先大父難也石氏之子亦難大德記當時  
婚娶但論門閥媒妁定言兩不求備今女家許聘輒  
索財禮男家旣醮乃論資裝稍不如意非過期不歸



則婦歸見斥矣漢記當時先伯爲蒙師日立二禮生  
卯而入塾序行列唱揖酉亦如之課倣誦習畢則分  
生徒爲主賓迎送寒暄問荅謝勞歌詩而退束脩聽  
其自行貧者弗納生徒嚴憚不敢非僻或有弗率撲  
而逐之今日師求富東弟子樂諛矣壁記當時子弟  
不輕易習舉子業卽習未成亦不敢冒儒生巾服而  
今僣子豎兒厚遺子進恃此持門戶爲權貨梯階衣  
食纔充不入生員之籍便趨吏胥之徒而務本食力  
之民寡矣邦瑞記當時村鄉各有社壇社學有故則  
會集壇下其子弟之無力者社師教之歲時伏臘以

類相從交通情悃商榷事宜謂之茶會今壇無址學  
無師猥鄙者不見齒矣廷佐記當時小民禾稻登場  
先春輸官有司擇老成殷實之人掌其入數民無逋  
負官有羨餘其後叔掌非人漸肆漁獵輸納者亦違  
慢以致影射那移變通覆護奸利衆而十室九空謀  
生難而一人三失矣仁記當時同宗有爲御史者過  
家輿親友門不下衆人交讓御史請謝如恐不及卑  
幼遇尊長道傍拱讓先履今冠人財主駕車乘馬揚  
揚過闔里芻牧小奚見仕宦輒指呼姓名無忌憚貴  
賤皆越矣時傑記令先公嘗爲邑令貴游通刺不過

二指關大書某拜鄉中往來更不投刺不遇則以土塊題門而去書札稱謂但云某公足下今同室兄弟率用六葉全帖村巷青衣充斥朱函函柬縉紳大夫紅箋錦標芒字百拜矣廷黼記當時隆冬盛寒家作土坑燒楮拙煨芋葛煮黃蘗父母兄弟妻子團坐從幼者供具衣飲遞進長上今富貴家挾二三騷客或與兒女子紅爐煖閣不省父母之養矣大誥記吾先大父嘗以國粟應貸粟及國餘糠粃雜之先伯仍以策木平其斛大父奪平木手撻之曰出必多與入不多取今富者設機巧取重利貧人既貸亦不思償矣

潮記吾先君魁榜後侍宴長伯父偶失容儀伯父怒呵斥之不敢聲而今或弟彊兄弱反見唾詘矣遲記當時民不知訟或訟而在卽見輸服同室有鬪其不直者衆爭屈焉而今競工刀筆稱雄侶儔詭詞飾情矣民化記令先父爲吾門甥時兩家兄弟相視若同胞今本支骨肉且自譁張目擊其貧賤憂患睥睨去之矣桂記當時人家房舍富者不過工字八間或窖園四圍十室而已今重堂窈窕迴廊層臺園亭池館金輦碧相不可名狀矣輦記當時令先公與其兄俱爲諸生博學能文家貧兄弟遞相爲僕見戚里如不

知文墨者試留都往還數百里途行旅宿今生儒輩  
橫臂騶途眇目布老車馬簇從赫奕臨之矣詭記當  
時近村數姓惟事耕讀多識爲儒多力爲農今頓棄  
二業他圖捷徑游手好閑妄生譏議矣蕙記當時頒  
白者負戴於路少壯遇之則分肩而行老人見攜兒  
在路抱送彼家而今子弟彊有力則傭其父兄途得  
攜兒竊而去之而將驚諸它鄉矣庭記當時良賤殊  
族更不假借雖大富貴時無下氣而加禮者而今舊  
族貧棄新門豪扳彼此安然矣一龍曰鄙哉龍也龍  
生也近不識五十年前事諸公所述龍三犯焉居廣

大而服華美棄徒行而安車馬志古之人而不免俗  
之趨鄙哉龍也一龍狂宥有氣尚屬文惟意所至作  
草書散亂錯落位置龐混自比張旭同時者有臨清  
人方煥亦用其法一龍所居門閭洞廠園池匝匝而  
終不免豪誕之習乃其所著農書司馬遷所謂本富  
者也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方技記

皇甫仲和

皇甫仲和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成祖北征與袁忠徹並從師忠徹以相仲和以占上至漠北不見虜名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當從東南來王師始却終必勝名忠徹對如之上竝械二人以待不驗死日中虜不至對如初頃之虜大至上登高督戰東南却總兵廣率精兵斫馬足稍退已疾風揚沙虜竟引去上

欲夜旋仲和忠徹曰明日必款整而待之明虜酋來  
詣曰不知乘輿至是上喜授仲和欽天監正英宗北  
征仲和老矣學士曹鼎問之曰駕可止乎胡王兩尚  
書率百官諫矣仲和曰紫薇垣諸星動諫無益曰可  
奈何仲和曰盍先治內曰郕王監矣仲和曰不如立  
儲君土木旣敗虜集城下城中皆哭仲和登高望曰  
雲向南大將氣至寇退矣明日楊洪石亨入援虜遂  
退仲和退朝有衛士從之相辭固請之曰家中方喧  
請返衛士返妻與妾聞或問仲和公曷知之曰彼時  
聞鵲在屋上也



右推步

王府尹

王府尹忘其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夢人授之書口讀  
吾書可衣緋不止衣綠他日拾得一書於道視之青  
烏家言也玩讀久之乃以地理聞嘗爲禹州同知漢  
庶人購求之不應曰須詔旨乃以府尹名聞會成祖  
方有事壽陵曰吾政求此人遂召入爲定陵地陵前  
有小阜勸上去之上曰何者曰恐妨皇嗣上問無後  
乎曰恐偏出耳上曰偏出何害遂不復去後累世皆  
驗其人官至順天尹

右相地

全寅 張崙

全寅安邑人瞽而聰學京房易占多奇中正統間遊大同英宗北狩鎮守太監裴當問寅筮得乾之初九曰大吉是謂乾之異乾君象龍變化之物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乃旋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壬壬合也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子其合乎歲更九躍則必飛九者究也乾之用也南面子午衝也必正南而故曰大

吉既也先入寇寅在石亨幕下名之筮曰吉虜無能  
爲也踰年也先欲奉英宗還廷議莫敢發寅謂亨曰  
虜送我不迎如夷狄何英宗居南宮錦衣指揮盧忠  
上變妄言景帝怒殺中官阮浪猶窮治不已忠冀得  
大富貴請寅筮寅筮已叱咤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  
忠懼而佯狂事乃解英宗復辟誅忠授寅官

張崙仁和人五歲喪明受易善記精通卜筮星曆諸  
書論祿命多奇驗寧庶人作亂浙江鎮守太監畢真  
謀爲內應布政使何天衢命崙筮得解之彖斂積賀  
曰渠魁授首矣何內應之有武宗南巡浙中備供帳

甚亟布政使徐蕃命崙筮得同人之離蕃曰同人親也離應南面駕其來夫崙曰不然卦體屬乾西北其位茲應返也主上至尊人安得同之爻曰號咷後笑兆之矣其在純乾之日乎悉如其言

右卜筮

金鬼谷

郭脩翰

金鬼谷吳人與富商談命肆中適貧人負薪至曰我命亦爾何獨貧鬼谷曰君如欲富不在家也當於南方千里之外負薪者歸告母母曰有姊在閩盍往求之負薪者走入閩訪姊顧姊亦甚貧夜宿之空鄰舍

但宿鄰舍者必見鬼物亦且死舍是以空姊無所宿  
弟使暫就之及寢見鬼物入穴中掘之得黃金百鎰  
有金鼓覆其上遂取以歸以金鼓報鬼谷人稱鬼谷  
術曰金鼓金

郭脩翰吉永豐人其父僑寓興寧縣而生脩翰童子  
時母命爲市辭曰識字急於市讀易讀史手不釋卷  
市童衆咻之母老盲廢脩翰曰採給行傭吾不如江  
次翁遂窮通天文七政讀書賣卜于市得錢供母而  
星學名一時有人問壽曰不及粽迨五月三日其人  
返詰之曰粽入釜矣越明日而疾作張督府岳以司

馬入召名問之對曰猶寄長城三歲岳愕然尋有麻陽之命言王方伯大用一歲兩遷但不得專勅大用曰方伯得遷必中丞也何得無勅果尹京兆再遷卿陸方伯杰深信修翰術以薦于丘叅政民範乃言其旬日必死民範怒欲加脩翰罪以出陸薦姑遣人羈守之如期不驗當筆死至期果死貳守莫同自惜不第恒嗟卑修翰曰公一歲入召再歲按察提刑矣果如其言自知死期云我六旬有六六月六日無生理及時而病鄉士夫羅俶往問之脩翰曰而命先我猶相問耶羅以三日修翰以六日

右星命

黃廷新

黃廷新潮人寓興寧縣東郊家故貧隱屠肆口不言  
技術或時露一二成化中長樂尉江璟署縣流賊攻  
城久廷新以遁法解賊圍繇是知名練廷爵者喜談  
兵事廷新一日祭旗不開走問廷新廷新曰午有衣  
麻婦過子門子大喊三乃祭旗旗開矣祭畢必風雨  
果然隸人陳秀錦事廷新盡傳其秘推官王爌署縣  
一日捕治秀錦下之獄秀錦不踰垣而風逸爌知其  
得廷新術併捕廷新廷新取二竹葉一挿鬢一以授

其子父子坐肆中捕人過其旁無見也既數日曰吾向以日不利故不就捕今日可矣入踞露臺下懷龍眼三爇亦不之見迨吉時出龍眼擲爇前爇乃見之告爇云一百二十日當乃可獲爇不許驅促之廷新出使其子置炭七枚燃七燈草而試之炭熾而燈草不焦曰第往無禍也吾則不往期末耳及期廷新走獲得之羅時雍者欲傳其術置酒邀廷新覆盤殮使射之廷新一一中鄰居道人爲人設醮歸廷新謂其鄉人往候之潛以竹葉插道人門道人方晝寢鄉人排門入不見道人惟見百雀自帳中飛出鄉人口黃



先生誑我少頃廷新去竹葉鄉人見道人頽然牀簣  
之上一日呼其兒曰吾壻丘氏死矣急往訊之兒云  
昨見之南郊何以死廷新曰南郊正丘死所也果然  
廷新剛直落魄不以法輕授人或呼爲黃先生則不  
應曰吾屠子也以能自藏用故不及於禍

右遁甲

袁 珙

子忠微

袁珙字廷玉鄞人高祖鏞宋末進士元兵壓境鏞不  
屈死烈火中其家十七人聞變俱赴水有沈朱二僕  
保其遺孤珙少遊海上遇異僧別古崖於洛伽山奇

之曰公眼光如電當以術顯吾將授公因布黑赤豆  
暗處令仰視日至眩懸五色綵縷使隔窓映月辨別  
皆得之乃授之相術其法占者至候二鼓或五鼓燃  
炬對坐燭視其形狀氣色更參以所生年月百無一  
失珙在元時已擅名天下矣珙爲人占必先察其心  
志聽其言語觀其形氣然後斷以吉凶珙於九流百  
氏莫不涉究好爲歌詩酒酣擊缶仰天豪吟所居鄞  
城西屋前後樹柳自號柳莊洪武初見姚廣孝嵩山  
寺曰公非直名繙劉秉忠之儔也後廣孝應選入燕  
邸密言珙燕王王隸珙尺籍中託取之與其子忠微

俱至王選衛士九人與操弓矢雜入酒肆拉之飲珙  
前引王裾長跪呼殿下九人者哂曰妄也珙言益切  
王起入宮召珙曰間者何以知吾王也對曰殿下操  
弓矢肆中臣望見殿下手皺而瘦龍掌也因凝諦良  
久稽首曰殿下年四十髯當過臍必爲蒼生真主坐  
致太平二十餘年王悅畱珙珙遇列較散卒往往許  
以公侯大臣王恐其語流聞遣還鄉卽位召入見官  
太常丞授忠徹鴻臚序班賜賚甚厚旣營北京父子  
扈從出入禁庭立儲之議帝意有所屬者累年使珙  
相仁宗曰人主也使相宣宗曰天子萬年於是竟定

而忠徹初在燕王府中燕王宴北平諸將使忠徹執壺觀之宴畢言燕王曰都督宋忠面方五大身短氣昏工部侍郎張昺面方五小行步如蛇都指揮謝貴擁腫早肥而氣短都督僉事耿璈顴骨插鬢色如飛火左僉都御史景清身短聲雄皆當刑其後永樂中人言楚王子重瞳者密遣觀之還奏無它異從征北虜所言皆驗仁宗爲太子時忠徹言太子前不遜及卽位欲誅之得夏原吉諫正宣廟中言上前七日之內宗室有謀上者果報漢王及其他游諸公間往往有記其事者珙有孝行性抗直能輔人以義忠徹外

雖如父內險陂太宗使相群臣與有隙者乃言其短  
正統中坐矜傲下獄忠徹仕終尚寶卿年八十餘卒  
忠徹道蘇過閭門沈氏沈一子方週抱出求相忠  
徹笑且撫其首曰切頭切頭更無他言沈以戲耳  
子長凶狠坐大辟

八南濠徐家生子方三日聞啼聲曰強寇也徐怒  
幾捶之子長以探丸論死

鄞人有爲忠徹友之僕者美且慧忠徹相之以爲  
不利主人使逐之友不忍也數言之不得已而聽  
之僕去無歸往來寄食一夕宿古廟中久不寐見

牆角一破衲中裹黃白約數百兩欲取之忽自歎  
曰我命薄至是奄有此物天益不容矣守之待旦  
則一婦人掩涕來四顧徬徨問之荅曰吾夫軍也  
繫獄當死某指揮者治之吾變家產貸親鄰得黃  
白若干將以獻指揮今失之夫死矣僕使舉其枚  
數合遂以遺之婦欲分僕金不受以遺指揮夫得  
出旣出徧語僕於人指揮聞而異焉致之育于家  
指揮老無子悅其美慧遂子之又數年指揮致仕  
僕以子襲職歸拜故主故主歎曰袁君之術如此  
疎也留遲袁至使服故服捧茶出忠徹驚起曰故

某人邪何至是主謬云逐出無歸今又來矣忠徹笑曰君無戲我非君僕矣三品武官也形神頓異嘗行善事乎

寧波衛人盛琦少役劉指揮家忠徹過劉盛執扇旁立忠徹謂劉曰善視之進士知縣也琦後登進士仕無錫知縣

安州知州楊集髻亂時其父命過隣家黃氏時方黎明忠徹聞集呼門聲招與語集懼不應急叩門入因立候之集出天已明黃氏子式送出門忠徹注目良久問姓氏旁人曰楊姓忠徹曰惜哉吾聞

聲而俟之以爲大貴也今其貌則非大貴人也然亦當得五品旣指黃式曰七品也皆驗

右人相

倪維德

戴原禮

盛寅

蔣用文

周漢卿

汪機

蕭氏

葛林

陶華

吳傑

道人

李玉

倪維德字仲賢吳人研窮內經推究原本讀金季劉完素張從正李果三家書知其與內經相發明自信不謬出而用藥往往如神維德所治疾旣察天時地利又集人事雖異證奇病一經診視辨如白黑內心



仁厚但來謁者亡論貧富有一隻人抱疾求治不但疏方且與陶器其於他方釋以註解不加穿鑿獨嘆治眼書不備不精著一書曰原機原機本之陰符經曰心生於物而死於物機在目也維德之言曰醫儒者一事也不知何代而兩途之父母至親也有疾反委之他人一誤謬則終身不復平日以仁推人者獨不能推之父母也是曰缺仁朋友義合者也赴其難雖水火兵革弗顧周其急金玉粟帛弗吝也疾則曰素不審他者曰甲審遂用甲渠者曰乙審更用乙此徒能周赴於瘡痍而不能攜援於死生也是曰缺

義一身也飲食滋味致美也衣服玩好致佳也嗣上  
續下不敢致輕也疾至不識任之婦人女子任之宗  
戚朋友任之狂巫瞽卜至危猶不能辨藥悞也是曰  
缺智儒不兼醫五常缺三故曰醫儒者一事也又傷  
寒內傷婦女小兒皆醫一門也不知何代而分科之  
今世指某者曰專某科指某者曰兼某科復指某者  
曰非某科則夫老人婦女小兒秦越人何得兼能而  
屢遷也

戴原禮浦江人儒也學於丹溪朱震亨震亨醫道本  
內經原禮其高弟洪武中官太醫院時時以藥餌事

太祖有効每風雨太祖輒免原禮朝燕王病瘕上使  
韓公懋治之輒愈輒發曰臣技殫矣請召原禮原禮  
視其劑皆是也問燕王何嗜曰嗜生芹原禮曰臣知  
矣調劑進其夜燕王暴下皆細蝗也晉王病使視之  
而亦輒愈顧語王殿下病在膏肓卽復作不可治久  
之晉王薨太祖治諸醫原禮曰臣對殿下已有言若  
其復發不可治也諸醫得釋後太祖病大漸當其少  
間輦出左順門召諸醫治無狀者盡付獄獨不問原  
禮曰汝仁義人也永樂中爲太醫院使所著證治要  
訣

盛寅字啓東吳人戴原禮避名吳中爲木客吳人王賓求授其術原禮曰吾固不求貨財也君獨不能師我耶賓曰吾已老不任弟子行一日俟原禮出竊原禮書遂得其傳將死以書授寅寅與韓叔暘故從賓學古文詞旣得原禮書醫遂顯永樂中爲縣醫官尋與吳江人梅某並坐事逮入南京旣至駕幸北京矣生發雲南吏梅某曰雲南天末吾死矣乃自首盜人家廟髡器中途追還免死發拽木天壽山有監工某侯奇其貌令主書筭而先是有內使督花鳥江南者主寅家病脹寅愈之遇諸塗驚曰盛先生無恙予所

事太監患脹正莫治與我偕視之藥數投太監愈成  
祖射西苑太監往觀成祖望見驚曰謂汝死矣安得  
活對曰得盛寅以生吳醫也明日成祖召寅寅方與  
梅某散步長安門外遂以平巾入見授御醫上養黑  
白二猿其一猿病使治之寅視脉不可爲上怒與儂  
銀鐺之無何猿死上益重寅術一日雪霽與叔賜等  
召見便殿偶及白溝河之戰上諭所以戰勝狀寅曰  
是天命耳上默然起視雪寅又曰宜瑞不宜多叔賜  
曰君上前妄言併吾死矣須臾上乃賜之御膳他日  
與叔賜夾御醫房上猝至命終夾而觀之寅連勝三

命賦詩立就賜象牙棋盤并詞一闕仁宗在東宮張  
皇后爲太子妃地道不通者十月衆醫謂胎也上使  
寅入診出言病狀妃遙聞之曰醫之言我也一如見  
有此人不可不早視我及疏方皆破血劑東宮視之怒  
曰大誤大誤不壞胎耶數日脹益急復召診之疏方  
如前東宮命鎖寅禁中待妃痊否妃服寅藥血大下  
疾遂平當寅鎖禁時家人惶怖或曰死或曰且籍沒  
旣三日紅仗前呼賞賜甚厚寅與袁忠徹故爲東宮  
所不喜至是度解釋一日上示之意則未解太恐以  
謀忠徹忠徹謂無傷也如相者東宮不得長仁宗卽

位寅求爲南太醫院以自遠宣宗卽位召入甚信用之賜爲醫狀元今兩京太醫院並祀寅寅有弟宏亦精藥論傳子至孫皆能爲方

蔣用文句容人醇謹通世務以精醫官太醫院使每侍仁宗隨事獻規仁宗問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問醫效何緩對曰善治生者先固本急恐傷本以是緩效時時請清心寡欲以強聖治蓋以醫諫仁宗賜之第固辭僦居蕭寂晏如也一日病上遣問之曰卿卽死孰代者用文曰沈以潛以潛吳人

周漢卿松陽人以醫名括蒼蔣仲良左目爲馬所蹄

睛突出如懸桃群工曰絲絡既損法當眚漢卿笑不  
荅封以神膏越三日目如初華州陳明遠瞽十年矣  
漢卿視之曰尚可鍼爲之翻睛刮翳斂然辨五色武  
城男子病胃痛不可忍奮擲乞死弗得漢卿納藥其  
鼻竅中俄吐出赤蟲寸餘口眼咸具痛旋止東白馬  
氏婦有姪歷十四月不產疔瘡且黑漢卿診之曰中  
妖下之藥有物如金魚永康應童嬰腹疾恒痢僕行  
漢卿解裳視之氣衝起腹間者二其大如臂刺其一  
魄然鳴又刺其一亦如之稍按摩之氣盡解平趨無  
畱行長山徐嫗遘驚疾初發手足顫掉羸裸奔走或



歌或牽曳如舞木偶漢卿刺其十指端出血已而安  
虎林黃氏女生瘰癧環頸及腋凡十九竅竅破白瀝  
出右手拘攣不可動體如火藝家人趣治木矣漢卿  
爲剔竅母長二寸其餘以火次第烙數日結痂盡脫  
於越楊翁項有疣如瓜大醉仆堦下疣潰血源源流  
凡疣破血不止必死漢卿藥糝其潰穴血止烏傷陳  
氏子腹有凹捫之如罌或以爲奔豚或以爲癰瘕漢  
卿診脉曰腸癰也用燔針如筴者刺入三寸餘濃隨  
針射出其逆有聲愈諸暨黃生背曲須杖行醫以風  
治之漢卿曰血溢也爲刺兩足崑崙穴項之投杖去

其醫如此

汪機祁門人父渭精醫合東垣丹溪兩法以行其術  
機爲邑庠生棄去自言士欲澤人不宰相則醫耳乃  
肆力醫書所著有重集脉訣刊誤內經補註本草會  
編嘗曰藥無定性在人善用以血藥引之則從血以  
氣藥引之則從氣佐之以寒則寒佐之以熱則熱矣  
治一人體瘦左腹痞滿穀氣偏右行飲食減大便滯  
用補脾瀉肝和血潤燥寬腸解鬱之劑而安一人癩  
發晨見黃狗走前則昏瞶仆地良久乃甦諸醫無効  
機曰早晨陽分狗陽物黃土色胃屬陽土虛爲木火

所乘矣諸脉皆屬目故目擊異物用實胃瀉肝之藥而火息一婦狂發無時機曰二陽之病發心脾二陽胃與大腸也忍饑過勞胃傷火動延及心神脾意擾亂用獨參湯加竹瀝飲之愈此其術也其餘國初則有吳人葛乾孫爲內傷醫宣德中吳人錢瑛爲顧願醫嘉靖中吳人薛已爲外科醫皆有名

葛乾孫字可久膂力絕倫

擊刺戰陣百家衆板扉不精究及長折節讀書傳藥書坊論有醫學萃衆又經絡十二論十藥神書勇力之士爭言其長於武縫掖之士爭言其長於醫

蕭氏失其名錢塘人好施予嘗有一僧來謁蕭待之良厚久久不衰僧一日贈以畫牡丹一蕭取藏之初

不珍重

視之花瓣中有字隱隱可見皆古醫

方也大異之令其婿郭某按方試之皆有奇效後又聚藥煉爲丹俄見爐上有花絢爛丹成如黍珠用以活人雖瀕死皆甦自是蕭郭之醫動一時

葛林字茂林錢塘人善小兒醫成化中充太醫院官武廟在祿皇太后每召供御一夕癩作夜分召林一匕而安明日賜白金綵幣使與上公之宴汪比部有子患痘年二十五矣汪故知醫謂無害也林視之怫然迨五日而足七日而靨又怫然至十四日而痂落汪曰林誤矣林曰在彌月乎彌月亡害也汪置酒高

會若誚林者林視其足底有泡結癰膚內曰吁百日哉百日果暴卒汪大驚問故林曰夫痘構形之餘穢也纖芒未盡亦無生理是疾初發自腎而我知其不能暢是以必死旣而流于足底焉以故發之緩而必至是日也少師楊公子當暑而驚眩氣絕且移木矣林趨入曰無傷也亟出之楊曰兒已噤奈何劑也林曰無劑所恃者天上雲耳雲生而淒淒欲雨陰氣舒而陽鬱消吾以清利物煮水而烝于下其可疹乎如法而愈及暮兒復戲于庭矣累官太醫院判壽八十八所著有杏塢秘訣

陶華字尚文餘杭人治病有奇效一人患病因食羊肉澁水結臆不可下又不能吐門人請方華曰可服砒一錢門人駭不用曰殺人者砒也百試不効服砒立吐門人請所以華曰羊血大能解砒毒羊肉得砒而吐而砒得羊肉則不能殺人是以前可愈鄉人抱奇疾他醫不能治尚文輒治之而於傷寒尤精論者謂仲景以後一人而已然其爲人非重賄不治非富家巨室不可致也繼尚文者岳文遠甚得尚文術求治者無貴賤無風雨寒暑皆樂然響應不問報否人乃以文遠於尚文藍之青水之冰

吳傑字士奇武進人其祖父爲世醫至傑更博通青  
烏書風角雲氣占經李虛中子平之術金丹內外秘  
訣然竟以醫至大官傑醫分三類上部診脉主方心  
臟焉先中部望而知之先視氣色下部藥始上清以  
及咽喉不純主古方書雖有奇疾治無不效弘治間  
以明醫徵至京師下禮部尚書都試無踰傑故事高  
等入御藥房中等入院最下遣還郡時當遣者若干  
人傑請尚書曰國家三四十年一徵醫耳幸被徵守  
闕十餘年又遣還傑誠不忍若干人資斧罄絕願不  
入御藥房但與若干人同留入院尚書義而許之正

德中掌院事李宗周竟薦傑與八人者入御藥房有  
與宗周同官爭權者因左右讒上謂宗周所薦多私  
與賄皆族醫也上曰吾試之方病喉痺按名召傑一  
藥而愈上嘆曰有醫若此謂族醫邪因厚賜傑詰責  
左右謂宗周忠自是得幸上上每病屬傑治治輒立  
效上一日射獵還感血疾傑愈上進一官賜彪虎衣  
一上幸虎園虎騰而驚傑愈上進一官賜銀五十兩  
表裏一上試馬御馬監腹卒痛傑愈上賜繡春刀一  
銀三十兩自是上所遊幸傑恒從上嘗枕傑肩而臥  
有所摩撫上不以屬便嬖一愈上病則上進傑一官



爲院判當進官者數矣固讓三年而遷院使上欲以  
禁衛銜傑賜蟒衣傑謝曰臣幸以藥囊侍陛下敢乎  
哉上南巡傑以醫諫繼之泣上怒叱曰汝不謂以藥  
囊侍我者耶自是不得從行上還道病次臨清州夢  
見傑疾召之馳入見上泣曰不憶我耶傑亦泣遂從  
還通州時江彬力請上復幸宣府意上病或有不諱  
恐誅易爲變傑診已密言諸大奄曰察上脉幸可及  
還內耳至宣府脫不諱吾與若輩死有葬地乎奄然  
之乘間曲說上意動而彬數從傑覘問上病狀卽詭  
言曰萬壽無疆霍然起矣駕還京上崩彬坐誅傑有

子希孟仕給事中

道人無名氏亦不知自何來戴華陽巾披鶴氅自言能剗割湔洗若華夷然人不之信過嵯縣長樂鄉有錢遵道者病噎不治自念剗割死不剗割亦死等死請道人試之道人用麻沸散抹其胸割之長七八寸許出痰涎數碗遵道暈死無所知頃之甦以膏傅割處四五日差噎亦愈復能飲食道人不受謝去

李玉宇成章六安衛千戶善騎射尤精於醫針灸應手愈舒有病頭痛不可忍者雖震雷亦不聞玉盱視曰此蟲啖腦也合殺蟲諸劑爲末吹鼻中二三日蟲

悉從眼耳口鼻中出愈合肥有跛人持雙拐至者玉針之立去其拐浙有病痿不能步玉察諸醫之劑與治法同疑之乃曰藥有新陳功效亦異况疾在表而深非小小藥劑所能去乃熬藥二桶置缸中俟稍溫令病者單衣坐其中續續澆之半晌忽大汗立愈一少婦有娠而吐血數升幾死玉診其脉曰此子癰也依方製之加竹瀝愈其餘起死回生不能盡述兩都號曰神針李

右醫